

# 重生

蔡仲恕

這段真實故事，是我未曾輕啟的記憶寶盒……。

—

午后，出了善化老家，來到急水溪出海口的鯤鯓港，追憶。久違了，撲漱漱的急水溪，微雨夾寒風，冷冽中捲起我紛沓的記憶。

急水溪出海口的紅樹林，由護岸往河心方向生長，它青翠般的淺綠、蓊鬱般的草綠及濃墨般的深綠，按著生長層次，分別訴說著生命的無限可能。凝神中，這片紅樹林藉著潮起浪退，紅樹林跟著波動，不僅產生了冉升遁降的視差效果，也一併淘洗了我的傷痛。

復育後的紅樹林，換來鯤鯓港迤邐到出海口一片生意盎然的綠意。如果搶救生命，可以換來感動，這片紅樹林在二十年前，和我同樣獲得重生。不！同時獲得救贖的還有無數與紅樹林相棲相生的水中生物。

## 二

我，從事水利工作，工作地點會照著工程進度，不斷的遷徙。這幾年飄泊的我，就像船隻尋找港灣般，也在尋覓一處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接到了進駐工務所的派令，帶了一疊工程卷宗，從北港南下。開著車，我自忖的想著：這幾年與「港」特別有緣。工作的第一站被外派至壘頭港，然後再進駐宅子港，以及將即將進駐鯤鯓港，工作所在地都離不開「港」。

到了工務所，她已久候多時，她是我的未婚女友。

每次工務所搬遷或假日，都看得到我和她的身影。

安頓就緒後，我們在溪流邊散步。溪流中光霧迷濛，飄著愛的往昔，柔波如鏡，倒映著我們的年華。走著，望著廣袤無垠，任運自在、恣意瀟灑的河川以環繞三百六十度的豪氣奔流入海。這種隔絕萬般而又奔放自如的微妙感受，我們的心密了，手握得更緊了。

牽手，走了好一段路，我嚙嚙地說：「鯤鯓港附近是國家公園預定地，連接出海口的防波堤、背水堤的施工……，都得考量生態環保的維護及水利防災。在工作方面，必須投以更多的心。我想……，婚期緩一緩吧！」

「緩一緩？緩到何時？」她憤而甩開我的手，跑了兩步，回頭怒目圓睜地大喊：「和一個心靈在別處的人一起生活，

有自尋不得其解的痛苦……。」她哭了，過往，有層層包裹的氣息。是誰將她最後一絲眷戀的氣息覆蓋了？是誰埋葬了她成家的希望？她淚眼婆娑地望著天、看著川流。秋末的季節風，從海的那端襲擊而來，冷冷地吹拂。她的思緒，被風抖出，漫無邊際地尋覓過去的記憶。

天空中劃過一群又一群南飛的候鳥，帶著情懷，掠空而過，消逝在無垠的藍天，無痕，也無波。「難道生命就要讓自己像隻候鳥，不斷的尋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嗎？」她喃喃地問了自己。

## 三

她問我：「這次鯤鯓港地區工程的監造，為何不沿用上游地區的工法，以鋼筋混凝土建構呢？」

「這樣的工法，堅固、耐用而且防災，你也不必為了生態工法而傷透了腦筋，重要的是你也可以挪出時間——成家。」她咄咄地質問著我。

「這個地區即將被劃入國家風景區，混凝土吸熱及偏鹼溶水的物理特質，不環保，對鯤鯓港豐富的生態，有一定程度的破壞。」我跟她說明生態的重要性。「扯鬼，彰濱、安平港等地區的防波堤、消波塊、挑流的丁壩，哪一處不是用鋼筋混凝土？哪一處沒有多樣的生態？」她幾近咆哮的跟我

嘶喊。

她一直懷疑我是以工作的理由，拖延婚事。

「鯤鯨港豐富的生態與水利防災工程相容方式，在進駐工地之前，我已做足了生態保護調查。我不能假執行工程之便，行破壞生態之實，生態必須在這個地區落實。」我向她說明水利與生態如何兼容於這個地區。

「哪門子的生態措施！只不過將造灘的丁壩群以大拋石取代傳統的混凝土塊；護岸工以乾砌塊石取代傳統的混凝土護坡，美其名營造親水環境，實際是拿工程安全來當祭品。」她在工地廝混了幾年，說了幾分具有生態工程的專業知識來反駁我。

我無語地望著溪流，看著和尚蟹苦苦地挖掘河沙，牠在尋找牠的家。一尾尾的游魚，從眼前溜過，牠不也在尋覓一處安身立命的家。家在哪裡？問她？問牠？

#### 四

工程開工了，我以臺 17 線為軸，沿著河谷縱線，於潮退時分，實施基礎工程開挖。儘管施工現場準備周全，但感潮河段暗流形成流砂特性，阻礙了基礎開挖作業，致工程無法施展。

灰面仔，我工地的左右手。嚷著：「要拜啦！去附近五王廟拜一下，冤親債主才不會找上門」。

「我不相信神靈，我祭拜的是真心；我不相信宗教，我信仰的是真理。」我喃喃地唸著。

灰面仔低頭：「靠，鐵齒。」無語。

工地遲遲無法進展，我想不出解決方法，一起和灰面仔呆坐在工地，蹙眉不語。灰面仔指著退潮後忽起忽落、或窟或突的沙丘問：「敢會使再做一次水文調查，以後工程基礎開挖會比較順利，敢好？」

「嘖！水文，是大自然對河川或洋流日積月累，斧斤月鑿後所留下的痕跡，不管時間對鯤鯨港變遷，斧鑿有多深，水文調查工作，只能還原其表象。這個區域暗流所形成流砂特性，是無法藉由水文調查，判斷工程的開挖方式。」我回絕灰面仔的提議。

我試著改善流砂對工程開挖的影響，使用細粒級配料回填於開挖的地方。但，加重負載的結果，開挖後有一條寬寬的縫隙，延伸至我的腳底。慢慢地暗流漩渦加大，將我捲入其中。我用盡力氣反向脫離漩渦，但流砂旋轉的離心力快速的將我往地心的方向拖曳，我被暗流埋入地底下。

#### 五

工地的哭喊聲、救護車的長鳴聲，聲聲尖拔……。

刺耳的長鳴聲劃破凝結的冷空氣，救護車駛離了鯤鯨港，

一路急奔到醫院急診室。殘命苟延的我，依稀中，聽到醫生高喊：患者快過氣了，插管後斷層掃描頸椎是否完全斷裂，快！「頸椎完全斷裂，目前不宜動刀、先牽引清創，鋼釘直接打入頭骨兩側，腦後垂掛十公斤砝碼固定頸椎，一週後再動刀接合頸椎……。」搶救過程中，醫師與時間賽跑，硬將我垂死的殘命保下來。

我醒來之前，她來看過好幾次；我醒來之後，她向醫生問了我的病情及癒後。醫生：「流砂夾帶大圓石，重擊頸椎，頸椎斷裂……。」「Incomplete？」她懷著一絲希望問醫生。醫生搖著頭：「完全破壞，終生癱臥在床，不過還未逾復健的黃金期，努力嘗試是否能坐輪椅。」

醫生對我近乎死刑的宣判，她心死了。

她臨走前寫了一張紙條給我：「過往，我不敢再回憶。那些掙扎在夢魘中的殘酷與荒蕪，我來不及反應，只好將它交給時間，慢慢淡漠、遺忘。然後，再將我們共譜的生活原稿，一筆抹去、撕碎，隨風片片飄散、遠去……。」

我們的分手，雖沒有驚天動地的波瀾。但我的心情，卻像一幅彩畫，在日月輪轉中褪成殘墨淡影。此時，我的感受，有如患上一種癡愛的疾病，卻釀出一種絕望的苦澀。

## 六

傷後這段日子，忠厚的灰面仔每日收工後必到醫院探視我，討論工程進度，工法克服。讓我在人生絕望之際，有個寄託。

這一日，灰面仔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醫院，見到我就直嚷嚷：「靠！妥當啊，咱的生態工法成功了！丁壩群已達到造灘效果，水生魚蟹蝦類已和紅樹林形成相棲相生的生物鏈，和我款黑面的——黑面鷺鳥已將這個區域當成轉憩站。」

我望著灰面仔，想著：當初，如果接受灰面仔的建議，工程開挖前做一次水文調查，或許，就能找到正確工法，工程就能順利進行，或許，自己就不會被流砂所傷，或許，就有機會成家……。

## 七

二十年後，我坐在輪椅上，灰面仔推著我回到鯤鯓港。重返鯤鯓港的我，腦海中盤旋「生命」到底是什麼形象？或許，我的生命已與奔騰不息的川流做了緊密的結合。二十年來走過的痕跡，都是水中的流影，然後經過漫漫歲月的淘洗，我逐漸走出一條漸變的心路。

其實，這種改變也是一種生命的轉化過程。常常，我會

痛快地扣問自己：「生命，非得要經歷過這樣的血淚斑斑，才能見出它的價值嗎？戲裡的主角，非得經過千般試煉，才能擁有幸福嗎？」

當然，沒有經歷轉化的生命，焉能有大幸福？

「感潮溪流，隱罩寒煙；防波護堤，微沾水露。鯤鯤港，風瑟、雨蕭，冷了。看著無數水中生物，紛紛竄入紅樹林裡避風躲雨，我和灰面仔笑了，因為這裡所有的生命都得到重生。」